

谢默依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一个
死刑犯
的手记

我的劳改三十年纪实



649065



谢默依善

一个死刑犯的手记

我的劳改三十年纪实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一个死刑犯的手记
——我的劳改三十年纪实

谢默依著

责任编辑：颜家文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.375

字数：158,000 印数：1—6,000

ISBN 7-5404-2205-x

I·1678 定价：12.5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1999.11.15

三十年前恋爱 三十年后结婚

—— 代序

刘 凡 李新华

爱的源头

一九五一年。江城武汉。

一对年轻的军人在江边的沙滩上徜徉，他们沉浸在幸福的遐想之中……

年轻的军人刚刚走出江城的照相馆，崭新的军装，令人自豪的醒目的徽章，映衬着两张格外英俊的脸，英俊中又漫溢着庄严和神圣。他们刚刚去照了合影。他们不敢笑，不敢挨得太近，不敢流露心中的甜蜜，唯恐有损于军人的端庄。

那女孩叫李菊仙，十八岁，在武汉军械学校学习，男的叫谢默依，中南军政大学的学员。他们是湖南同乡。他们在心里已经安排好未来：只等学业结束，就建立一个幸福美满令人艳羡的军人家庭。

最初，她喊他谢老师，其实他是报社记者。他唤她小菊同学。

三十年前恋爱
三十年后结婚

谢记者初来，没有住处，租用了这个小院的一间闲屋。小院里还有一位离开父母、寄居读书的女学生。清晨，她去上学，他去报社上班，朝着石板巷子的两头走去，背影对着背影，一个朝着日出，一个朝着日落。



三十年前恋爱
三十年后结婚

考试结束，小菊同学毕业了。父母专程来接她去另外一个地方。黄昏，借着木芙蓉斑驳的阴影，他激动地唤她一声：“菊妹子。”她甜甜怯怯地合一声：“田哥。”……

田哥英俊文雅，戴一副金丝边眼镜。他就读于苏州大学，后来在南京、长沙、武汉等地办过报纸，教过书，曾做过一家民报的总编。文章清峻，言辞儒雅。

菊妹子纯朴痴情，脸像一轮满月，眼像一汪深潭。

深潭里，月晕中漫溢着义无反顾、同生共死、撼人心魄的情爱。只有十八岁，似乎有点早熟，不过，也幸亏这早熟，不然订亲的合影照上将会是另外一个女性。

在江边的沙洲，在夜的树下，他为她吟过只有两个人才能听懂的小诗。

他们对着那黑悠悠的无声无息的江流也说过：这世界有属于我们的空间，我和你——田哥和菊妹子。

爱，被切割成两个半圆

一九五一年七月，正是那爱的楼阁愈来愈清晰的时候，谢默依突然被逮捕了，罪名是“叛徒”，出卖地下党组织。为此，他的未婚妻李菊仙也需接受审查。

那是参军前夕的事。在湖南长沙有一家私立报馆《长江日报》。临近解放，时局动荡不安，解放战争的炮声已隐隐传来，报馆不景气，濒于倒闭边缘。老板为了挽救报馆，几番斟酌，起用了既年轻又有才华而且思想进步的谢默依。

报纸上的文章变得犀利、鲜明起来：揭露腐败，反映民生，呼吁进步。组稿、编辑、发排，繁忙而又劳累。奔波终于有了收获，报纸得到人民的信任，发行量剧增。但同时，也刺痛了行将灭亡的国民党当局。

三十年前恋爱
三十年后结婚

一天深夜，他签发完最后一篇稿件，突然感到腹痛难忍。匆忙中，他没有顾上给任何人打招呼，便强忍着剧痛步行到附近的一家医院，拿了点药便回到租借的住处。

天大亮了，想到还有要安排的事，他强撑着向报馆走去。谁知报馆看门的老人盯着他竟目瞪口呆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，看着他走进了大门，才突然惊醒过来，伸手把他迅速拉进旁边的小屋说，昨夜报馆被查封了。逮捕了全部的工作人员，理由是赤化宣传，煽动群众反政府。

没有时间让他思考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匆忙离开了长沙，参加了第四野战军，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。他和菊妹子曾为国民党当局没有抓住他而感到幸运。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后遗症，留下了灾难，直到三十年后平反昭雪时才弄明白：因他来这报馆时间不长，认识他的人不多；他中途又换过住处，没人清楚他的去处：再是警察当局也疏忽了，把报馆老板与总编混为一体，才使他逃脱。

长沙解放后，报馆全部工作人员获释，其中有我党的地下工作者。他们在探讨被捕的原因时，认为谢默依出卖了大家，要不无法解释。于是一封控告信寄到了部队。

他确实回答不了公安机关的提问。

回答不了吗？那就是出卖，不交待不等于无罪，只能说明顽固、狡猾。他面前只有一条路：枪毙！

他听到判决后，竟不以为然。他想，这不过是党组织在考验他罢了。他拥护党的一切，堪称进步青年；他为解放战争出过力，怎么可能去做那种为人所不齿的叛徒呢！过一段，弄清楚了，一定会无罪释放他的。后来的事仍然叫他弄不明白，一改再改：死刑改成无期，无期又改为十三年。直到面对高墙铁窗，他才明白，自己当初是多么无知、天真和糊涂。

十三年囚犯生涯，十七年就业管制，三十个春夏秋冬！他的菊妹呢？她知道吗？

相思梦

她本来应该是共和国的宠儿：革命干部家庭出身，一九五零年参军的光荣履历，有相当的文化知识。但……审查没有什么结果，怎么可能有结果呢？负责人员厌烦了她的眼泪、她的申诉，无可奈何，挥挥手打发了这个鬼迷了心窍的姑娘。紧接着她被调到沈阳军区，远远离开了她的田哥，她初恋的地方。

几个月前当被告知田哥的死讯时，这个初涉人世的女孩子吓呆了、吓傻了，很长时间恍恍惚惚，语无伦次。她终日凝望着那张合影，想着那蓝得奇异的天

字，那诗、那江水，这活生生的人，怎么会死了呢？

她等待着，日复一日，等待人或者灵魂，然后，她也跟他飘然去远方。但她始终没有等到。

三十年后，有人问她，你恨过田哥吗？后悔过你的初恋吗？因为，她为此付出了代价。她复员了，没有入党，没有提升，成了一个企业的普通干部。她只是不再柔弱，多了许多刚强。她毫不迟疑地回答提问者：“我从来没有恨过他，我的直感——他绝不是反革命。我只是忘不了他，明明知道他死了，还是想……”她的泪又涌出眼眶。

她有幸结识了一位非常好的人：姓成，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，后赴苏联学习，归国后，被分配到武汉一家工厂任工程师。

当最终的选择到来之时，李菊仙流着泪对这位工程师说：“我这辈子心里恐怕只有田哥了……”工程师这样回答：“我理解。但他已不在人世了。假如……”工程师的话没有说完。是啊，假如，假如什么呢？假如田哥还能复生吗？以后他能代替田哥温暖这颗饱受创伤的心灵吗？

鸿雁捎来一个太阳

他还活着！她的田哥竟然还活着！

这已是分手三十个春秋之后的一九八零年了。

是的，菊妹已有了一个平静和谐的家。丈夫五十多岁，正承担着厂里重要的技术工作；三个儿子均继承了母亲刚强、父亲聪慧的遗传基因：老大和老二大学毕业后分别在广州和长沙从事技术工作，老三正在西安攻读研究生，即将学成归来。人们说，这是个“五好家庭”。可谁会想到，这个家庭会发生变化？

菊妹子好悔呀！当初她竟然那样胆小，那样轻信，那么傻：死了，尸骨何在？坟茔何在？哪怕天涯海角，她也应该有勇气去看一眼。如今，她有家、有丈夫、有孩子，而她的田哥却在荒僻的劳改农场受尽了磨难。她对不起他，假如她在他的身边……

她开始陷进入魔一般的思念之中，感到自己欠田哥的债。她常从梦中惊醒，遥望田哥的所在，祈祷他的平安。

她终于明白自己的归宿何在了。她坦诚地向丈夫述说了一切，并提出离婚的请求。同乡劝阻，同事劝阻，领导劝阻，丈夫劝阻……她都摇头。她沉静地诉说自己的心，她仍然爱着田哥，保留现在这桩婚姻，是对丈夫的欺骗和侮辱，那样，她更有愧于丈夫和孩子。

也有人说她疯了，疯得连好坏都分不清了。为了一个劳改释放的糟老头子，竟让她舍弃自己的丈夫，

三十年前恋爱

三十年后结婚

三个长大成人的儿子。这时，田哥还未平反。还有人说不讲道德，不顾廉耻。她默然相对一切，坚信她的爱无罪。

她一封接一封地朝那个地址写信，写她的家庭，她的想法，她对未来的安排：设想去那荒僻的农场，陪伴他度过人生剩下的日子。一个偶然的机，她见到了一个从劳改农场归来的就业人员。那人告诉她，老弱病残可以离开农场，只要有接收的地方就行。田哥无疑属于老弱病残之列，他六十岁了。她便开始计划尽快把田哥接回武汉。

人们常说，爱是自私的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。反爱成仇，势不两立者也不在少数。但成工程师却把对妻子对田哥的爱转化为理解和宽容。这位受党教育多年的老革命、老知识分子，给予别人的是高尚和无私。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成工程师做到了，他作出了牺牲。当然，当他得知这一切时，他也像许多人一样痛苦烦闷过，甚至产生过隐隐的怨恨。但最终他控制了自己，被妻子的真诚深深感动了。那个田哥没有名誉没有地位，更没有金钱，仅有一个残衰之躯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个人世间的乞丐，但妻子却毅然相随，这仅仅是爱情吗？

最初，妻子想用表哥表妹的名义接田哥来武汉定居。丈夫几经考虑，最终说：“用我的名义吧，表哥

表弟妥当些。”丈夫的建议实现了，几乎没费一点周折，便办妥了田哥回汉定居的一切手续。李菊仙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泣不成声。

泪千行，鬓如霜

一九八零年九月，汉口汽车站，分离三十年的恋人重逢了！没有告别，没有希望，没有音讯的三十年，像一座水坝，拦腰截断了江流，像一把利刃，把爱切割成两个半圆。什么也不是，只是一场误会，可叹可悲的误会啊！

他本是执意不来的。武汉是他生活的转折点。昔日的苏州大学生，风流才子，今日的劳改释放犯，天地之别，他无颜于世啊！无颜于旧友，无颜于江城，无颜于他的菊妹子！

他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仅一息尚存，怎能舍得让菊妹再次为他作出牺牲呢？她牺牲的东西太多了，青春、幸福、前途、信任。更何况，他的归来还会伤害另一个男人和三个孩子，搅乱那个平静和谐的家庭。

他终于从农场回到了武汉。菊妹为他办妥了一切定居的手续，在写往农场的最后一封信里，她说：“我要离婚了！”他明白，事至此已无可挽回了，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，只要还活着，就必须回到她的身

三十年前恋爱
三十年后结婚

边：无论他在哪里，结局都不会有丝毫改变。

在农场那个破败肮脏的小屋里，田哥流泪了，初时是压抑的哽咽，最终又迸发为凄厉惨然的哭嚎，一声声在农场夜的旷野里回荡，宣泄他几十年的情感压抑，召唤那属于人的自尊。

他朝菊妹子走来了，步履已不再轻盈，身腰已不再修长挺拔，头发零乱灰白。那闪耀着高雅与才华的金丝眼镜呢？没了，鼻梁上歪斜着说不上眼镜，灰蒙蒙的，镜片没有光。镜架也没有光。

她凄苦地笑着，接过他破旧的行李包，替他扶正眼镜，整理衣襟，像三十年前那样喊着田哥，挽着他走进照相馆。

这天的天空又像三十年前一样的蓝，蓝得特别，蓝得奇异。

天宇中又响着三十年前说过的话：你属于我，我属于你，直至永远！

两张合影照，映出了整整三十年的艰难人生。

生活刚刚开始

一九八一年的金秋，广州军区为他恢复军籍，恢复了名誉，撤消了档案中的一切不实之词。他已不再是劳改就业人员，而是军区退休干部了。

不少单位想请他去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，他最终选择了三十年前自己所熟悉珍爱的工作——编辑。

一九八五年，田哥和菊妹终于在一起生活了，三十年前的梦变成了现实。他们一起去看望菊妹的父母，一起去看望兄弟，一起去看望曾关心帮助他们的同事。



三十年前恋爱
三十年后结婚

父亲深深理解女儿的心，毫不犹豫地支持女儿走她自己所选择的路。这个已离开工作岗位的老干部，在这个极易被非议的行动面前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明。

兄弟也非常热情，专程接他们去过年，为他们不平常的婚姻祝福。

儿子们也分别理解了母亲，亲热地称呼这个使他

们家庭发生巨变的人为“田伯伯”。

爱使人变得宽容，变得大度。田哥这样，菊妹也这样，感谢父亲，感谢兄弟，也感谢那些已成年的孩子们，更感谢通情达理作出牺牲的成工程师。

至于一些人的非议，菊妹淡然一笑：“人家也是好意。”

有一阵，不少人说菊妹子贪图的是钱财，姓谢的没准补发了成千上万的工资。其实，谢默依的平反没补发一分钱。国家经济困难，希望人民能够谅解。

他是一贫如洗回到江城的，该添置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很多很多，退休的工资并不高，他仍然是“贫穷”的，但他的精神是那样富有，他获得了一个永恒的爱，重现了三十年前走出照相馆的那个澄碧天宇。

“我总是做梦，几十年都这样，梦里的你却从没有开过口、你梦见过我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不敢想，一想，我便一天也不能活下去。”

“我料定你会来这，是人人来，是鬼鬼来……”

“你呀……”

她和他走过来，在江城熙攘的人流中，两个不起眼的老人，说着刚才说不完的话。

她依然唤他田哥。

他依然唤她菊妹子。

他们都变了，她由于爱更勇敢刚强了，他由于爱更随和浑厚了。湖南小调仍在悄悄地唱，动人的小诗仍在欢快地写。

两颗爱心搀扶着，终于走完了漫长的追求之路；艰难曲折，悲欢离合都已成了过去，唯有那永恒的令人敬仰的情爱，长留在他们的心中。

（转载）

三十年前恋爱
三十年后结婚

目 录

目
录

三十年前恋爱 三十年后结婚（代序）

1 劳改前后·····	1
2 李作鹏的宣判·····	8
3 犯人和女人·····	18
4 王科长及其他·····	42
5 转到地方监狱·····	54
6 改判大会·····	67
7 母亲病逝·····	71
8 监狱管理人员·····	75
9 认罪问题和纪凯夫大案·····	80